

巴黎欲在塞纳河上建桥住人

巴黎市长:重回桥梁栖居是个不错的主意,也相当时髦

目前,塞纳河上已经有37座桥梁。两座桥将不仅仅用来通行,还要承担起为巴黎缓解居住之困的重任,最终能够创造相当于1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巴黎人用来居住、办公和经商。

巴黎市府对此有若干硬性指标和规定,譬如哪块地用于第三产业,哪块用于民居,哪里的民居必须包含30%的福利房,哪里必须包含15%,或哪里必须有一个托儿所或一家旅馆等。这两座楼桥建成后,市府还打算在环城公路上架起第三座楼桥,主要功能是写字楼。

巴黎市府计划9月初开始招标。市府将组建一个国际评审团,主席由巴黎市长担任,成员包括建筑师、大学教授和地方左右两派的民意代表。

建桥的构想来自负责城建事务的市长助理米西卡。米西卡表示,“楼桥”只是“冰山一角”,是一项更为宏大城建计划的一部分。

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及其助手所说的更宏伟的计划指的是日前新签署的《人人有住房协议》。

据《欧洲时报》报道,23日,巴黎市政府和200名公营和私营参与者在市政厅签署了一项《人人有住房协议》,要求每年在巴黎创建一万套住房。

伊达尔戈将住房作为他任期内首要解决的问题。而每年一万套住房计划更是他竞选时的承诺。

这一次,巴黎市府面向全球招揽能为巴黎再添些浪漫的贤人能士。市府将要求概述如下:既不要伦敦或阿布扎比那样无比庞大的摩天楼,也不要索然无味的设计。它们必须独具一格,能够给城市带来崭新的面貌,给人们提供一种居住、工作或经商的新方式。它们将成为巴黎的标志性建筑,成为设计天才们的展示橱窗。

选择中标者的标准将不仅仅是地皮价,还有城建创新力,设计要求极具创新力。据报道,一些设计已经在准备中。9月招标过后,评审团将于明年4月宣布中标者。

此外,巴黎市府表示,公司不分公营还是私营,可以是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他企业,也可以是福利房管理机构、大学、科研中心,他们还可以跟建筑师、建造师、市区农业专家、电子商务企业、数码企业及人文科学的其他专家携手合作。

在高房价下挣扎的巴黎人将被逼到“水面”上了。巴黎市政府打算向塞纳河寻找空间,建立可供居住的“楼桥”。这一几乎被人类丢弃在历史中的桥梁样式,在巴黎市长看来,绝对可行并且将被打造成巴黎新地标。

《巴黎人报》近日报道称,两到五年内,塞纳河上将再造两座可以住人的“楼桥”。一座桥将在东部连接12区和13区,另一座在西部连接15区和16区。



中国广西柳州三江县的楼桥(上图)和佛罗伦萨的阿诺河老桥

分析

古老想法竟变身时髦创意

楼桥不是新事物,这种二十一世纪的创新其实恰恰体现了古之遗风。塞纳河畔的巴黎人连创新都带着历史的韵味。建筑学专家秦佑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桥梁世界多国都有,但没有新的,都是历经沧桑的古老建筑。

1997年,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编辑的题为《栖居式桥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建筑学书籍中,作者写道,“英国最新的一座这种类型的桥梁是普尔特尼大桥,时间是1773年。”

在欧洲,这种类型的桥还包括旧伦敦大桥、佛罗伦萨老桥、威尼斯里亚尔托桥和巴黎圣母院桥。

早在中世纪,巴黎就出现了设有民居和商铺的桥梁,也出现过在架设的几层高的地板上的房子。这不是个新点子。巴黎人似乎想重新捡起人类古老的智慧。

此外,这种桥梁在中国也非常多。比如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就被称为“楼桥之乡”。

另一方面,有人对能否有质量地完成这一目标表示怀疑。这让人想起皮托岛曾想打造这样的桥梁,但因为处于洪水泛滥的高发区,对桥梁设计的要求难度加大,最终因为种种限制,不得不放弃建立。

不过,巴黎市长看起来信心满满,“重回桥梁栖居,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事实上,这会相当时髦。”

“桥一定要新建,”巴黎官方表示,“旧桥都不是为了承载民居而建立的,所以在承重方面会有问题。”此外,关闭正在工作着的繁忙桥梁也会给交通带来不便。

秦佑国认为,在塞纳河上建设可以居住的桥梁更多是一种设计上的创意,桥梁的主要作用还是实现交通功能,“毕竟总面积有限,不能在整个水面铺设。”他认为,塞纳河上的桥梁也不会建钢筋水泥的高楼,因为要考虑到与老城的韵味一致。

据《北京青年报》

老访民被聘信访主任 4个月即辞职

“你让区里很头疼”

2013年9月一个周二,青羊区信访局长解愚迎住走出接待大厅的李华成,提议请他来信访局上班。

李华成的最初反应是“开玩笑吧。”

李华成是青羊区的“资深”访民。2007年,青羊区征用李华成7亩多承包地及附着物。由于拆迁方与李华成就土地上树木的数量未达成一致,因此未达成赔偿协议。

2009年6月,李华成承包地上的建筑物及附着物被强征。他开始上访。

除了“记不清多少次”到区政府、市政府及省政府上访外,李华成几乎每年都“进京上访”一次。

在信访过程中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李华成从北京上访归来,青羊区公安分局以“非法携带证据”对其行政拘留,李华成认为此举违法;2011年,李华成的儿子报考军校,因为李华成的上访行为导致儿子政审无法通过。

自我评价为“固执”的李华成将上述种种遭遇算成总账,他向青羊区政府开出了数百万元的赔偿价格。但被拒绝。街道办一位领导曾跟李华成说:“街道办和区里好多人在研究你的问题,你让区里很头疼。”

“特别像主任”

李华成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信访局的“一分子”。但过了几天,青羊区信访局专门通知他到局里。信访局对他的工作要求并不复杂:每周二上午,即区领导接待日的时候,在信访接待大厅旁的房间坐班,只接待因为征地拆迁问题上访、有负面情绪的访民。每月坐班4次,月工资800元。

李华成回忆,解愚希望他在工作当中做到三点:给访民普法、讲道理;劝说访民尽量走司法程序;向访民传达信访局工作难做的苦衷。

6月23日上午,青羊区信访局办公室邹主任告诉记者:“聘请李华成是觉得他熟悉土地政策、善于讲道理,上访的经历也使他了解访民心态。”

李华成考虑到自己可边上访边工作还可以挣些钱养家,便接受了这份工作。

2013年国庆节后第一个周二,在窗口登记后李华成坐进办公室,开始上班。当天到信访局反映情况的苏坡街道办辖区访民薛明远记得,大厅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喊李华成为“李主任”。薛明远觉得他“特别像主任”。

记者接触的5位曾被李华成“调解”过的访民都说,尽管知道李华成并没有权力,有些话也只是敷衍,但得知李华成的访民身份后,抵触情绪小,会认同他说的话。

在抚慰访民情緒的同时,李华成自己的上访一直没停。

“其实我是弼马温”

每周二,李华成都要接待四五个访民。李华成否认有成就感,相反,由于没有任何权力,李华成在调解时总有“无力感”。

苏坡街道办辖区另一位访民谭伟第一次调解时,李华成将他带到区领导跟前,说“请尽快依法依规处理他的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解决,直到现在。

接待访民时,信访局领导总是给李华成配个“秘书”,李华成发现,他说了什么,领导会很快知道。尤让李华成郁闷的是,一些访民觉得他被信访局“招安”了,许多认识的访民对他敬而远之。

2013年11月,文家街道办辖区的许娥

芬到青羊区信访局上访。看到坐着的“李主任”竟然是以前一起上访的李华成,许娥惊讶了半天。

工作的无力感、访民朋友的疏离令李华成动了“离职”的念头。2013年12月,李华成得知工资出自他所在的街道,名为信访劳务费,“听说就是维稳经费”。这令他更为失落,这个消息令他感到“原来让我坐在这里也是维稳。”

6月23日、24日,记者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青羊区信访局及街道办,双方均未作回应。

此后有访民来调解室,发现是熟人李华成,觉得熟人好办事,但李华成冷冷地说:“其实我是弼马温。”

今年1月,李华成提出“辞职”,2月份以后,再也没到信访局上班。

“你的问题适合上访”

辞职后,李华成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但了解李华成的人发现,“李主任”的经历让他发生了改变。在聊天中,李华成经常提到“国家发展”、“法律尊严”、“作风建设”等词句。李华成说他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上访的作用了,“调解室”的工作经历告诉他,“信访只是为访民搭建了一个向政府传递信息的平台,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

当初劝他“入职”时,信访局领导告诉李华成“尽量劝说访民走司法渠道”。但现实中,他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却屡屡碰壁。

2012年李华成就自己的拆迁补偿问题向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后,他坚持向省高院申诉。一位省高院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你的问题还是适合上访。

李华成只能继续“希望不大”的上访。
据《新京报》



6月24日上午,在青羊区信访局接待大厅登记后,李华成等待领导接访。

从访民到“信访官员”的距离有多远?在成都青羊区访民李华成看来,不过七八米。

周二上午9点不到,李华成骑着破电动车来到青羊区信访局,在信访接待大厅排队登记。

“请依法依规处理我的问题。”向窗口的工作人员说完这句话,李华成转身来到大厅一侧、离登记窗口七八米远的小办公室,在“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的牌子后坐下,从访民变成了“信访主任”。

这戏剧性的一幕,从去年10月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

李华成是“资深”访民,从2009年到2013年5年间,时常出现在信访大厅。这段经历为他赢来了这个“职位”——青羊区信访局认为他“了解访民心态”,并以每月800元的“工资”聘用他。

然而在办公室坐了4个月后,李华成和他的牌子从办公室消失了。他仍在周二出现在接待大厅登记窗口前,重新做回了访民。